

## 文学 与 创造

### —— 浅谈文学本质与创造性思维

夏 犇 生

近些年，应邀在许多领域做过各种类型的专题演讲，我都喜欢以“文学与创造”冠为总题。无论是面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研究生面授课上的作家、编辑、教师探究儿童文学创作规律；还是面对师范大学师生扣问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面对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师生有关美术思维特征的追寻，或者是面对科普作家协会的特约专题《科学与幻想》，还有面对家长开发孩子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渴求，甚至是在“韩·中出版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尽管，不同专题所表述的内容全然不同，但“文学与创造”却是一个九九归一的核心。

记得2000年7月，我曾在韩国汉城的第4回“韩·中出版学术研讨会”上这么说过：“我一直都认为，生命是可以创造的。尤其是历史的，或是文学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和出版，都是在实现这种创造。因此，人类有限的个体生命，一旦在这种创造中成为衔接历史的或文学的一个链环（不论大小、轻重）它将变得博大而永恒。”

今天《韩中言语文化研究》所要探讨的话题也一样，只有从文学的本质为出发点，去逐渐建树起相关“思维习惯”的养成教育体系，才能真正找到不断打开“全新思维程序”的有效途径。尤其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可以更自由地以一个“行外人”的角度站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之外，毫无拘束地说些“歪把子理论”，并期望这些歪把子理论能“歪打正着”地为我们挑战传统教育的思维模式而抛砖引玉。

因此，我还是想以《文学与创造》这个命题来贯穿始终。

#### 有关新思维实验教学的缘起

我不习惯于用什么“概念”、“要义”、“关键词”等，那种很“论文”化的阐述来给我所精心创建的“新思维实验教学”作任何学术性的诠释，造成一种“正襟危坐”的感觉。因为，这本来就算不上什么。所以，我只想用自身所经历了的最为普通的事实作为浅显的开头，以便为这个提法找到貌视偶然而实质必然的起点——

在很多时候，人生的轨迹会突然发生一个出乎意料的转折。

就像十年前，很多人好奇地问我，搞了20多年的儿童文学创作，怎么一下写起成人长篇来了？而且，一写就是上百万字的“韩流三部曲”（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的小说《船月》和纪实文学《虎步流亡——金九在中国》，以及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纪实小说《回归天堂》其中，《船月》和《虎步流亡》均已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甚至连我自己都很难想象会被誉为“填补韩国文坛的空白”，并引起国际文坛的关注。（附件1）

后来，又有很多人惊讶地问我，好好地写着书，怎么突然又搞起“新思维实验教学”来了？而且在不少师范大学，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研究生面授课上，以及在幼儿教师、小学语文教师、少先队辅导员等各类培训中，引起了较大反响。

我想，人们之所以好奇和惊讶，是因为你打破了常规，改变了关于你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和印象。但是，我们不妨寻思：有谁作过这样的定论——儿童文学作家写不了成人小说，或者说作家只能去写作，研究教育不是他该干的事，等等……

没有人作过这样的定论。以前没有。我想，今后也不会有。

显然，给我们作了限定的只有我们自己。那就是“思维定势”（也称“思维习惯”）。当然，思维定势是看不见的，但它却鲜明地外化成谁都能看到的“行为定势”，于是就造成了别人关于我们的概念和印象。所以，问题还在于我们自己。

从表面上看，似乎这种突然改变了的轨迹，出自一种偶然，甚至会被误以为是心血来潮，或是赶什么时髦。其实不然。从有关思维程序的意义来说，那是由于长期的思维储备而突然被打开来的另一种思维程序所见的另一片风景。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创作的实践中追寻，怎样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进行儿童文学创作，并如何以悟之较深的创作规律直接服务于对外“快乐华语”教学，对内的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教学，行之有效地在语文乃至素质教育中立足“新思维”习惯的养成和方法、技巧的突破？

事情的开始，往往非常简单。就因为我这样去想了，便轻而易举地推开了一扇别人没有去推的门。这扇门，相信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简单而又深奥的名词——机缘。在很多很多时候，这扇门是虚掩着的，不用钥匙，一推就开。然而，许多与机缘当面错过的人，问题就出在他连伸手去推推看的想法都没有。由此可见，想法是关键！正如哲人所说，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曾经听说，中国汉字的全部智慧集中反映在一个字上，我猜一定是那个“想”字。这不，想为“用心去相”；“用心”是指一种状态、功夫和境界，“相”是具有实质性内涵的实践

过程。“相”并非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去“看”，而是像相面先生所整合的信息和科学家所坚持的实践一样，深藏着探寻，了解，搜集，询问，判断，梳理，分析，研究，实验……等等，由此可见，真正“用心”去“相”的人，往往就能“心想事成”。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想”几个最简单的问题——

第一：语文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在无数次的发问中，几乎所有人给予我的只是一个有关“学科”或者说是“人类交流的工具”等概念。

当然，这没有错。但是，这样的结论太过狭隘。

我们不妨从“大语文”观去作一个宏观的分析，那就不难得出一个根本性也是实质性的另一个结论。最直观的方法，就是以中国当前高考的“3+X”来作一个剖析，我们不难发现：语文“是思维方式”；数学是“逻辑”；外语是“工具”；X是专业特长。搞清这个问题以后，学好语文已不只是文科生、师范生的专利，而是所有人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正因为如此，人们会很实际把学好语文当成是提升理解力的工具。其实，真正把语文学好了，被提升了的何止是理解力！还有感受力、洞察力、判断力、鉴别力、阐述力、领悟力……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既然语文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它当之无愧是所有其它学科的基础。

第二：什么叫思维？

不用到那些大部头的词典或辞海里去找注解，因为那是一长串复杂得难以让人记住的概念。同时又因为回到汉字造字的最初，本来就没有那么复杂。

首先，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我们有必要来重新认识（也就是换一种思维方式来解读）一下我们中国的文字，那就会发现汉字具有它独特的有别于世界上其它文字的鲜明内涵。那就是它除了拼音、象形以外，最重要的是“解义”。所以我喜欢把我们的方块字称之为“智性文字”，其中储有大量智慧信息与思维能量。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聚合着形、声、义等综合信息的智性文字，具有强大的“智慧能量”和“思维源”，我很想把这种“智慧能量”和“思维源”称之为汉字的DNA（即汉字基因）。所以，在探索语文教学规律之前，着眼于对基础智慧信息的感应与接受，甚至是感悟（对原生态思维源的“感”与“悟”），并由此引发、派生对文学创作，对思维灵性的破译，应该是我们探究神秘“汉语”的要义之一。

就拿“思维”这个词来举例吧。“思”为“心上田”。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方田园，那么

自然心田不可抛荒，也就是说“心田要维持耕种”，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难道，“心田维耕”不就是“思维”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吗？

不知出自哪一种联想，自从在中学的物理课上学到了能量守恒定律以后，我就一直觉得“思维”是一种物质（物质不灭），“思维”是一种能量（能量守恒），“思维”还会形成一种特定的场（可传导的“思维场”）。我甚至琢磨，一个常常被应验了的现象——“说到曹操，曹操到”，是不是就是思维场作用的缘故？至少，这是思维信息或思维能量传导的结果。而至于这种思维能量是否可以回收、提炼、加工、再造？……恐怕，这将是我在科幻小说里要挖掘的课题。

由此深入，我们是否可以把“思维方式”这个可以称之为“观念”的十分抽象的东西来做这样一个直观的理解——以“又见”之规律，去启悟“今心”。甚至，我们可否以此去联想科学发明。往往那些发明并不取决于发明者从事该项研究所花的时间长短和所下功夫的深浅，而关键在于你是否找对了思维的路径，是否解读了它的“密码”（即内在规律），并提纲挈领地坚持不断地思考——实践——追寻，一直到新的发现，螺旋上升为一个豁然开朗的境界。

简单地说，这就是一个思维的方式所决定的过程与结果。

用这种近乎游戏的方式去打破字、词、成语、歇后语……的原有理性规范，对汉字进行全新的智性解读，这是“新思维实验教学”中的一个基础程序。（有关《汉字的智性解读》今后另题论述）

所谓理性规范，那是指传统的、定论的、正面的、模式化的……它强调继承性。而所谓智性解读，那是指反传统，破常规，求新、求异、求变，不断去发现、发明、发展的……它立足于创造性。

比如我一开头就说到的那个成语——“歪打正着”。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比喻方法本来不恰当，却侥幸得到满意的结果。”用“侥幸”两个字来界定，无疑是一个贬义词。在许多传统模式教育中，“词典”似乎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准确答案。因此，在很多时候，当人们找到这个答案的同时便丢失了寻找其它答案的想法。所以说，这种确定性，恰恰成了我们思维的羁绊。

我对“歪打正着”的理解完全不同。我认为，“歪打正着”是一个褒义词。它所倡导的一个原则：“歪打”，那就是换一个角度想问题。

首先我们从字面上看，“不正”则为“歪”。那么，又何以为正呢？用一个最为浅显且形

象的词——“正面”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正面所指的是一种定向的概念性思维（也称“线性思维”）。最基本的几何原理告诉我们，“正面”这个词的存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面”和“面”相对的时候。然而，我们人类的思维往往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宇宙”（也被称之为生命的内宇宙）。那么当我们用一个球体来演绎思维宇宙的话，几何常识又会告诉我们，那个与之相对的“面”已不复存在，它已经缩小至“一个点”（与思维球体相切的一个点）。

这时候，“歪打”的概念却随之清晰与拓展开来——除了正位的那个点以外，所有其它的点都是歪打。于是，我们突然发现那无数个“歪打”的点，正是变化万千的求异思维。只有这种不断变换着方位、角度、层面……的求异思维才能够永无止境地超越已知，破译未知。

因此，你还会发现，正打的机会只有一次。而歪打的机会却无以计数。

假如说，人类永远按照一个“正打”的想法去告诉自己：人没有翅膀，所以永远不要梦想可以像鸟一样飞翔。那么，也许至今我们都不会看到飞机、火箭和宇宙飞船……其实，正因为那些敢于梦想的“歪打”，才有了神奇的创造发明，才有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才有了当代数学奇人陈景润告诉我们的 $1+1 \neq 2$ 。才有了计算机的二进位和一秒钟的上亿次运算……

从这个意义上说，“歪打正着”所指的正是我们当前教育改革中积极倡导的“创造性思维”，正是我们在无穷大的需要用智性去感悟的宇宙中，探索文学的、生命的、思维的，乃至各种命题——包括选题（创作与出版）、课题（教育与科研）……的本质、内涵，以及给予人类的哲思与启示。

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只有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发现崭新的风景！

何况，每一个发现，都是那么鲜活！（这种鲜活，会令人惊喜，赞叹，继而激励人们去继续寻求，获取新的发现。）

这种发现，应该说是一种智性的发现，并上升为崭新的理性归纳，而形成一座更高、更亮、更清晰的灯塔。（即新的高亮度、高清晰度的理性发现，为下一个台阶的智性发现打下坚实的基础）

更何况，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的思维主要分为表意识和潜意识两大类，表意识属于生命智慧的范畴，而潜意识则属于“宇宙智慧”的含容。据有关科学家研究，我们的大脑每秒钟要处理四千亿位（bit）的信息，但是我们只能意识到其中的两千位。可见，

我们有待激活和开发的思维（即潜意识）空间还有多大！

第三、文学的本质是什么？

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我经常这样问别人，更多的是问自己。

别人给我的答案归纳起来不外乎于这几类：“记录”、“表述”和“发现”。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认为文学的本质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记录、表述和发现以外，最关键的只有两个字：“创造”！

创造一个真实的传感时空，一个无限的想像时空，一个可以将内心世界外显并加以多维拓展的时空……文学可供人们去创造的太多太多。

我们所说的“新思维实验教学”，就是强调这种创造性，倡导对“智性”思维、“原创”文化进行开掘、发现、养成，最终通过实验教学的手段达到发扬光大。这是新的世纪以及中华民族所代表着的东方文化赋与我们的使命。

在“智性”思维、“原创”文化的开发过程中，尤其重要的是强调“养成”教育。而在“养成”教育中，比“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更为重要的前提是“思维习惯”的养成教育。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成功者所遵循的法则：思维产生观念，观念决定行为，行为形成习惯，习惯造就结果。用我们祖先的智性语言来说，那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使用当代最先进的“克隆”技术来说，那也是离不开“基因”的复制。简言之，只有原创性的思维方式，才能最终形成“原创文化”。

第四，如何激活原创文学的童话精神？

“原创文学”呼唤我们打开全新的思维程序，并通过文学本质的透视、体验，感受，直至感悟，来开发人类思维的潜在能力，特别是智慧，并使这种能力与智慧，修养成性，形成不知觉的“智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原创文学中难能可贵的童话精神！

回望自己30多年的童话创作，有意无意地养成了一种永远不受限定的思维习惯——求新、求异、求变。尤其是在我的数百篇童话创作中更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思维习惯。

2002年美国《东方》杂志（总29期）十方署名文章〈林间，一条欢腾而上的清泉——访中国著名作家、童话大师夏辇生〉中曾这样说：“夏辇生创造性地独创了“魔方童话”、“纪实童话”、“游戏童话”、“表演童话”、“接龙童话”等现代童话品种，独辟“新思维实验教学”，以大童话意识卓有成效地开发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海内外誉为——夏辇生现代童话时代。”

说创造一个童话时代，未免太过夸张。显然，用心良苦的编辑们只是想褒扬这种与众

不同的创新精神，来倡导和根植原创文化。

根植原创文化的沃土，就是“原创思维习惯”的养成教育。

从我自身的体验而言，正是不断另辟蹊径的创作实践，使我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这种原创思维习惯，不仅“歪打正着”地出版了各种新型童话数十部，主创各类电视片和动画片近千集，还让我领悟到“原创动力教学”的意义重大。我们把这种寻求“原创动力”和打开全新思维程序的的教学，简称为“新思维实验教学”。目前，我又将自己的原创童话与玩具、游戏整合开发，在盛负“中国木制玩具之都”美誉的浙江云和创建了“童话游戏教学”实验基地。

我突然发现，自己30多年的创作，都是在为今天的新思维实验教学做准备。所有的作品都成了实验教学中不可取代的教材。（主要作品目录见附件2），比如说——

◎以“魔方童话”进行发散性思维训练。

（魔方童话三部曲《蓝色钟声的诱惑》《紧急追踪》《冠军失踪以后》）

魔方童话的阅读方式本身就很独特。它引导孩子从读者席走上童话舞台，以一个角色的心理体验直接步入童话意境，参与情节的发展。并由于读者的选择，变幻情节路径，从而使一个故事的开头派生众多情节线索和出乎意料的结局。于是，一部童话派生出许许多多的童话。同时，读者也以身临其境的心理体验去感受种种奇特的童话经历。读者参与，是魔方童话的最大特点。我们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对读者进行“散发性思维”训练。倡导参与性阅读，提升读者的主体意识和培养读者丰富的想象力，并增强想象中的逻辑把握，逐渐实现“新思维习惯”的养成教育。

在训练中，我们首先教会孩子怎么来读这本书。读这种书，不再是一口气顺顺当地读完故事。岔道、曲折、惊险纷呈，需要你去判断、选择，考验你的智慧，也考验你的勇气。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强调捕捉读者所设的“原创空间”。那就是每逢遇到岔道，除了启发读者猜测、想象、判断、选择以外，要求读者不要急着去阅读下面那个作者已写好的情节，而是先来一个“自我想象”，然后把这个自编的故事情节再与作者的作个对比。往往在这样的训练课上即兴创作的故事情节又可以组建成全新的故事系统。

比如说“在《蓝色钟声的诱惑》中，一心想当个探险家的少年骑手巴特尔，在进入黑旋风峡谷时突然白云马受惊不知去向，而在沉黑的夜色中闪现着两个闪动的小绿点。那么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巴特尔是先去找回白云马？还是先去察看前方闪动的小绿点？这时

候，班里的学生肯定会有不同的选择。按书中指引，选择前者的接着看第3章。选择后者就从第5章往下看。但是，在训练课上不会让读者马上接着往下看。而是首先让不同选择的人去自编一个往下发展的故事情节，这时候，两种选择就演变成了各不相同的故事内容。单就那两个闪动的小绿点，就各有说法——是狼，磷火，绿眼兔子，小妖精，魔术师的眼镜，灯笼花，仙女的耳环，小屋里的灯，外星飞船……反正随你怎么去想象，都是一个奇妙的故事。（当然这里还有想象逻辑的问题）没有关系，自由想象。这只是第一层面。

在第一层面中首先要求老师的想象力要无比丰富，这样才能不断激活学生的想象力。光打开还不行，老师还得有现场编故事的能力，每当学生讲一个想象，你就可以由这个特定的想象编一个故事情节，说完了，就让学生按照这个想象编出与你不一样的情节。这样同一个想象就能打开无数个不同的情节，更何况那么多不同的想象。这一来，一个童话故事开头就像一粒有生命的种子一样，扎根于想象这片沃土中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真正玩熟了这个游戏，老师的意外惊喜，恐怕不只是被打开的思维程序，还有超越估计的课题。

◎以“纪实童话”激活读者的大幻想意识。

（纪实童话《七个太阳》《蓝巴掌》《大鼻子鼓》《着火的蓝月亮》《神秘的红蝴蝶》《蔚蓝密码》等）

纪实童话的最大特点是“幻想”与“生活真实”的自然融合。是指在真实的生活环境，由真实的人物直接进入幻想情节的童话故事。当然，这种进入，必须是自然的，亲切的，合乎情理的。

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中，尽管人们天天都在说要开发少年儿童想象力。原因很简单，因为想象力就是创造力，甚至可以说它决定了人类的未来。那么，开发想象力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培养“大童话意识”。也就是说首先要敢于想象。然后再是怎么去想象。

纪实童话就是以激活“敢于想象”这个思维程序为主旨的。记得我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纪实童话《红柿子》寄给专门的童话刊物《童话大王》时，这个“大王”在称道这篇文章很新颖、很独特之后，问我：“童话可以这样写吗？”主编拿不定主意了。显然，他们有意无意地已将童话的写法（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锁定在一种有形和无形的模式里了。既然童话是以想象为特质的，那么写法应该更是无可限定的。

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里，也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词：“不可能。”这就是凡事不敢想象的思维定势。就因为你说了“不可能”，一下就从你的脑海里删除了所有关于“可能”的想象，因此，所有“可能”的思路一下都被关闭了。

偏偏，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就是我们的童话！

后来这篇童话被收入了上海出版的优秀童话集《张不开嘴巴的风筝》并由著名评论家樊发稼先生作了专题点评。这一成功带给我的最大愉悦是，证实了大幻想意识，是打开思维程序的一把金钥匙！

以纪实童话做想象力开发训练的时候，你会惊喜地发现，一旦少年儿童的想象被打开，那种丰富，那种生动，甚至是那种真实的感觉，都是远胜过成人的。只是在做这种训练时，要紧紧把握住“逻辑”这根缰绳，千万不能让想象变成脱缰的野马——胡思乱想。当然，这对老师自身的要求很高，特别是在思维素质上。而且训练是以故事的方式进行，不知不觉中就实现了幻想意识的启蒙、诱导与开发。同时，纪实童话使孩子们在平淡、现实的生活里，酝酿一份对创造奇迹的期待，追寻那种从生活真实到童话真实的跨越！长篇故事，则着力于引导孩子展开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在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连贯想象。

◎以“接龙童话”开发少年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接龙童话《神奇咒语》、《怪博士》、《神秘的红房子》、《小湖妖》、《零点起飞》）

“接龙童话”又是一个全新的童话品种。

这种童话，无论是写，还是读，都是在游戏。游戏的规则是：上一个童话结尾的几个字，正是下一个童话故事题目。

这种限定性、随意性和悬念性都很强的童话结构，显然给创作带来相应的难度，然而，恰恰是这种难度迫使作者走出习惯性的被动创作状态，去主动迎接挑战。这样，创作的过程，就如游戏一样，自己为自己设置一道道紧闭的大门，再一次次地去设法打开它，每开启一次，就是一个全新的童话天地。而这些，又是作者自己始料不及的。这比构思好了以后再写，更具玩味和新鲜感。就像外出旅行，事先并不知道会遇上什么，一路走过去，遇到悬念后，再怀着好奇的心理去寻找，找到结果的同时，又找到新的悬念。这便形成一个不断寻找，不断发现，不断开辟新天地的过程。

同样的道理，读者在读这样的童话时，看完一个，不必急着去读别人已写好的下

一个，而可以用上一个故事留给你的悬念去自编一个塑造贯穿人物个性的童话（称“自编时空”，然后，再将自己的故事与作者的故事作个比较，以此开发想象力。说不定，小读者的故事比作者的更精彩呢！所以，写这样的童话和读这样的童话，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次思维的开采。这种新型的“接龙童话”很容易激活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同时又具有开发小读者主体意识和想象力、创造力的特殊功能。所以，我们说接龙童话的独特功能，就是“点击”和“打开”思维程序。

训练方式是用“接龙游戏”的形式去调动读者在动态阅读中的主体想象，进行求新、求异、求变思维的开发，倡导“与众不同”与“另辟蹊径”的个性创造。我曾以《神奇咒语》为例来讲故事，而且不是全文讲，只是用梗概讲，千把字的故事一两分钟就讲完了，按接龙规则第二篇是在阿呆猫和聪明狗这两个特定个性的主人公之间展开新的故事，还有一个特别的限定那就是题目必须是上一篇故事结尾处的那几个字《聪明呼噜花》。我让大家放开想象去编这个故事。刚开始，没有一个人举手发言，还看到不少躲避的眼光。大家不适应在这种多重限定之下做命题童话。不适应的关键原因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去“点击”他们的思维程序，即使是去点了也没用，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安装过有关“想象”的程序。甚至那些写过好多童话作品的小作家也一个劲地摇头。好，你想不出。那就听我讲。讲完第二个故事的时候，孩子们的脸上漾开了笑容，他们开始感受到“异想天开”的乐趣。这一来，第三个故事《咬嘴巴的馅饼》的“自编时空”就开始活跃了。会有几个学生能接上龙了。不说好坏，至少能玩了。等第三个有故事讲完以后，大多数人的想象变得大胆且丰富了。令人兴奋的是，当堂见效。

当然这只是举一个小例子，用接龙童话来做的训练还有其它各种类型。不只是故事情节想象，内容想象，还有环境想象，所遇人物想象，时空想象，细节想象，道具想象等等，很多很多。

◎以“游戏童话”来培养少年儿童在娱乐之后的哲理性思考。

◎以“表演童话”来进行少年儿童的体验教学、动态阅读，以及有关写作技能技巧的突破性训练。

等等，在此不一一展开叙述。

## 二、原创思维与写作训练

前面我们说过，原创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那么如何以原创思维来进行写作训练的

实验教学？这是大多数语文老师最为关心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从观念上来一个变革。那就是把原先写作训练的基本立足点从技能技巧转为思维方式。

比如说，现在经常会听到关于“创新”教学的提法。那么怎样才算是创新了呢？很多所谓的创新，只是一个提法，一个概念，而没有真正实质性创新的内涵。最后倒把一个真正有创新意义的导向给搞乏味了。尤其是在教学上，变来变去的往往是一些形式和手法，而没有教给学生可供掌握的“法宝”。

什么是“法宝”？我想应该是一种学起来十分简便而又能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就拿作文的开头来说吧！很多人会把这个看成是一种技巧，其实不然。

我曾在“未来作家”班上作过一次有关“作文开头”的测试，这些学生来自浙江嘉兴（韩国金九先生避难地）的近10所小学，而且大多为学校挑选出来的作文尖子。但是，面对《春游南湖》这个命题，47个学生只开了一个头：“今天学校组织我们到南湖去春游。”你说错不错？当然没有错。但是，这一个开头所展示的思维定势（或者说是一种惰性思维）不能不让人担忧。

我问孩子们想不想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开头来？所有的回答是一致的：“想！”可是，谁都知道，光想是没有用的，得给他们一个能让他们象孙悟空那样“七十二变”的法宝，他们才能得心应手地去变着花样写开头。当我压低了嗓门说要教给大家一个法宝，爱怎么变就怎么变时，班里安静极了。接下去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当我以互动的方式作完“原创法则”加“点线原理”的演示后，大家都获得了“开头不再难”的法宝，轻松地愉快地玩了一场游戏。游戏的规则，就是不能重复。同样是这个命题，按座位的排列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人，全班开出了五、六十个不一样的头（有些人还兴犹未尽地一连说出好几个）。

其实孩子都很聪明，只要你给了他法宝，小脑瓜子一下就开了窍，不说当堂课上的游戏玩得热闹，回家作业竟然使所有的家长在“不许重复”的游戏规则中败下阵来，最多的一个孩子开了37个头。第二天，许多家长给我打来电话，还有直接跑上门来表示惊讶和感谢的。说白了，这些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都是玩熟了的小把戏。而一旦用在教育上，却无限激活了孩子们的一个思维程序，简单得就像点击一下鼠标。但是，在点击之前，教师必须要往学生们的小脑瓜子里安装那些“程序”，否则，点了也白点。联想一下，当前更新最快的配制越来越高的电脑，光有先进的硬盘没用，必须要安装配套的软件，才能真正打开相关程序，发挥电脑神奇的功能。这个“软件”，就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去

研究和开发的“法宝”。

特别是后来不少家长告诉我，就从那堂课开始，孩子的学习状态整个发生了变化了。从被动转为主动，从依赖转为自立，从消极转为积极，有的还喷发出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想那是因为，在他们拥有了“法宝”之后，又教会他们掌握了游戏规则——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换一句话说，与别人不一样，与自己以前的不一样，逐渐建立起“创新思维”的习惯。

这就是求新、求异、求变的“原创思维”（即创新思维）。

其实，建立这种思维系统正是这堂“开头不再难”训练课真正的目的。玩熟了这个游戏以后，孩子们不只是有了作文开头的法宝，而是从整篇文章的表述、结构、情节、人物塑造等各个方面都喜欢遵循这个“规则”，甚至将这种游戏玩到其它学科中去，并乐此不疲！

原因是：只有与众不同，才能享受发现和创造的乐趣！

接下去的许多写作训练就变得格外轻松了。比如说“把成语换下来”（用个性取代共性）、“动态阅读”（风动，旗动，心动？）、“漫画人物”（夸张个性特征）、“情绪渲染”（泼墨如水和惜墨如金）、“奇思型想像”（凸显奇思魅力——亏你想得出！）、“创造语境”（语言的魔术）、“把握节奏”（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等等。

就拿把握节奏来说吧，这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大多被疏忽。光是这一训练就能克服小学生作文中的许多通病。在传统的教学模式里，“节奏”仿佛只是一种有关音乐的概念，似乎与作文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节奏是一切文学艺术的生命线，它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例如在文学表现里，除了语言本身的节奏以外，还有语句的长短，言辞的轻重，情节的起伏，情绪的变化，情感的波动，矛盾的纠葛，个性的冲突，悬念的悬而不决等等，都是节奏。一种流淌着的，变化着的，时时出人意外或是牵动人心的“节奏”，自然能调度起读者的阅读兴致，这跟听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曲子往往能使人振奋一样。

写作训练可做的内容太多，无法在此详尽例举。只要我们能把握住对原创性思维习惯的养成教育，我想奇迹是随时都可以创造的！

### 三、文学无限创造的可能

不少人惊叹我的创造力，还罗列了三大“第一人”之称。说我是中国记者中采访金庸第一人；是中国文坛撰写韩国题材第一人；又是中国作家中以个人作品从事教学实践第一

人。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在我眼中，第一人就是第一个去做的人，没什么大不了。

不过，“韩流三部曲”的成功，还是大大坚定了我的“文学创造观”。

坦白地讲，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要写韩国独立运动中这段我们并不熟悉但却曾经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我并没有任何优势。不说中、韩文化的差异，也不说我所占有的历史资料极为有限，更不说我所描写的主人公——韩国国父金九和韩国人民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尹奉吉对于韩国人来说连小孩子都了如指掌，只是我到韩国书店看见已经出版的各类书籍之多就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所幸的是，在我被吓了一跳之前，确切说是在写作之前我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那就是以我一贯之的原创思维来创造关于“这一个”文学或者历史的生命！

真的，生命是可以创造的。尤其是文学的生命。

可以说“韩流三部曲”的创作过程，就是我自己对自己进行思维开采和写作训练的过程。我说的那个明智选择，就是在进入创作的整体构思之前，首先要找到只属于“这一个”的叙述方式。我把这种叙述方式的寻找，称之为“叙述定位”，也就是要在小说整体叙述架构上闪现出独一无二的“原创思维”的光芒。

《船月》的叙述定位是：文外叙述，章前导引。而这种“文外叙述”又以全新的感觉——一个船娘“漂在水上的日记”，出现在每一个章节的前面，使这个船娘跳出了主人公的文中叙述，站在一个衔接的，流动的，不断推进的空间，进行既源于个性叙述又高于个性叙述的独白。特别是“漂在水上的日记”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叙述空间，但它却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船娘这个独特叙述主体的内心世界，成为整体叙述的情感动力。再说，这种叙述又不是孤立的，零散的。而是通过文前、文中、文后的贯穿与整合，形成一个流淌的、起伏的、相互关联、而又渐次提升的叙述节奏和情节变化，产生整体的悬念以及故事叙述脉络，取得引人入胜的效果。（相关评论，可参见：2000年第3期《小说评论》中的〈以诗情激活历史深处的人性——夏犇生长篇小说《船月》研讨会纪要〉和当年《文艺报》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孙武臣先生的〈因燃烧而创造〉）

《虎步流亡》用的是“三通道时空交错”的叙述方式。一是有关韩国国父金九先生流亡中领导抗日复国斗争的历史故事；二是金九儿子金信将军在半个世纪后多次前往中国嘉兴寻访旧踪的纪实性事件；三是作者本人因“韩国缘”而在风云多变的当代经受的家庭遭遇。这三个通道不断地随着叙述的推进而自由地实现着多时空的蒙太奇剪辑。

《回归天堂》的叙述定位又是另一种“双向多层叙述架构”。双向，是指一个中国作家

与一个韩国义士的心灵对话。多层，是指三个叙述层面。第一层面是每一章节前，作者采用自己第一人称叙述赴韩国采访的亲历与感受；第二层面是正文中的作者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来推进故事的情节和塑造人物个性；第三层面是正文中故事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真实展现主人公的切身感受与内在情感。正是这一个叙述空间，在保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将叙述笔触深入到人们已无法从历史资料中获取的关于这个特定人物的内心世界。

大概正是这种全新文学生命的创造，使历史在作品中得以重新成活。2000年韩文版《船月》出版2个月后就得到了韩国政府奖，也是当时2000部新书中仅优选10部中唯一的一部外国作家的作品。许多韩国学者和作家们不无惊喜地告诉作者：“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竟然从一个中国作家的书中重新认识了我们的国父。”我想这正是原创思维给韩国读者带去的全新感受。而《回归天堂》仅因第三层面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就令读者耳目一新，被相关媒体热称为“填补了韩国文坛的空白。”

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什么，而只是想以自己一个真实的经历来佐证“思维方式”的重要，并希望能以此唤醒人们（尤其是语文教师）沉睡的创作意识和被埋没的天赋。

#### 文学创作与语文教学的关系

一般人都会认为：文学创作是作家的使命，而语文教学是老师该干的事，这两种角色的职能毫不相干。确实，这就像火车道上的两条铁轨，永远不相交。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恰恰是这两条永不相交的铁轨，承载着同一个理想目标——那就是少年儿童的成长。

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让作家跳出文学，让教师跳出教育，找到一个既高于文学又高于教育的空间站，来俯瞰当前语文教学的现状，寻求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呢？

我们不要小看语文教学，它是创造未来的一件大事！

记得在幼师师范做专题讲座时，许多人告诉我，在他们的教材里有不少我写的作品，还说特别喜欢文。我问为什么，但很多人都说不出喜欢的真正原因来。可能，喜欢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很少有人去思考相关的原因。那么就从寻求最基本的“思路”出发，我们可以进行这样一个推断：语文教师亲历写作体验是教好语文一个必要且重要的前提。

所以我十分坚定地认为，一个真正优秀的语文教师首先应该是一名作家。当然，作为教

师，为儿童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作家，而是真正掌握文学创作的规律从本质意义上探索语文教学的内涵。

说起“内涵”，这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谁都可以去说的词。但是，真正明白或者说悟出其本质意义的人又有多少呢？

我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比方，说我们作家是种米的人，而语文老师是用米烧饭的人，当他们按照大纲的定论头头是道地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当然这是教师必须做的），此时他们是否真正知道作者写这篇文章时的真实想法？至少不可能全部知道。还让学生们按照这种分析结论走入一个既定的思维模式。说白了，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每篇文章的作者都有他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思维方式，而不是中心思想），并通过其个性化的语言、结构把这种想法表述出来。在幼教专题上，我曾作过这样的试验，让大家推荐一名最具才华的幼儿教师来朗读我仅百把字的幼儿散文，然后用掌声打分。那天掌声雷动。可是我说，如果这是一场朗读比赛，我也会鼓掌赞赏。但是要从“新思维实验教学”的角度来说，连合格都很勉强。为什么？因为她以声情并茂的语音语调读出来的只是这些文字，而没有真正解读出深藏于文字之下的“生命时空”。我一直都认为，每篇文章都内含着一个独特的“生命时空”。暂且不说这个生命时空里所蕴藏着的大量可供教学挖掘的思维能量，单就朗读来说，便有很多学问。比如说内在的节奏吧。无论是快乐与紧张（情绪节奏），无论是认知与悬念（信息储存和信息调度的节奏）……这些内涵并非单单凭借一种对语言艺术的演绎所能凑效的，重要的是教育者自身对字面以下所蕴藏的思维能量的获取，以及对“这一个”作品“生命时空”的最佳展现。特别是，在你的朗读过程中，是否有效激活了听众的思维程序？这才是新思维实验教学中最重要的考量标准。

我拿同样的作品作了演示，大家这才发现，感觉完全不同，甚至是一个小小的停顿都能营造一种情趣、意味或是悬念、氛围。相信，从教学的要求上说，这种被解读、被传递、被互动拓展的时空越大，肯定是越好。那么，能真正解读、传递、并以互动方式最大程度拓展这一时空的，我想没有谁能超越作者本身。当然，如何以最佳方式来展示这种拓展，还有许多有关科学和艺术的规律可循。正因为这种“不可超越”性，我希望所有的幼儿教师为孩子写作。人类已经步入了“转基因”时代，应该说这种为了教学上“转基因”的需求而呼唤语文教师向作家转型，已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被视为不务正业了吧？

一说起写作，老师不外乎有这样几种反应：一是说没时间。这个问题恐怕不在时间本

身，而是在于你所要做的这件事情重要与否。当你把写作当成一个老师必备的基础素养时，没有谁会把时间当成问题。二是觉得“当作家太难，想都不敢想”。碰上这样的朋友，我总是问：“你试过了没有？”。其实为幼儿写的儿歌、小散文、小故事，都是些最浅显的文字，最多也就是几百字，对于一个语文教师来说会难到哪里去呢？记得，杭州大关艺术幼儿园园长郑群曾异常兴奋地告诉我，自从听了我一个小小的专题后，当晚就有好多老师动笔写作了，还在幼儿园园刊上发一个专版。至少，从意识上说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改变！我仔细一看，有儿歌、有散文，还有童话故事。有些写得还真不错！你想想，现在的幼儿教育也面临着激烈的品牌竞争，如果说一家幼儿园里有不少老师都是儿童文学作家，孩子们读的教材里有好多都是自己老师写的作品，再加上与新思维实验教学相配套所蕴含的文化积淀和品牌效应，家长会怎么想？而教师自己又会怎么想？不说别的，就是当你看到学生们在读你写的故事，并不无自豪地告诉别人“这是我们老师写的！”时，相信足以让你和孩子们一起分享这份不可替代的快乐！

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于青岛举起的首届研究生面授大课上讲完《品尝童话》的专题后，也有不少编辑、幼儿教师、甚至一些从事教学管理的小学校长，都连夜赶写了符合“奇思型”要求的童话。就这么趁热打铁，倒也打造出了不少好作品来。

还有一回，中国美院附中邀请我给即将面临高考的四年级学生讲一个专题，当时他们语文老师方向慧说的理由是喜欢“作画”的孩子讨厌“作文”，希望我能给他们做一个迎考前的写作辅导。我去了，面对几百双无奈的眼睛。那晚，在《文学与创造》的主题下我打了一个副标题：跳出高考谈写作。就因为“跳出”来谈，以“原创思维”作为起点来解读美术与文学的共同本质——创造，并就“描写”和“描绘”这一字之差来探寻“作文”与“作画”的思维共性和仅存于表达技能技巧上的差异，“写作”这个一直被畏难情绪困扰着的话题，突然变得轻松起来。会场上所有的眼睛变得灿然而明亮。我激活了他们的思维程序，而同学们充满艺术天赋的呼应也激活了我的演讲激情。可以说，那是灵感碰撞得最为鲜活的一次演讲，预定两个小时的交流，整整超过了一个多小时还停不下来。第二天，方老师打电话说：“你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为什么？——我追问原因。她告诉我，以前她每次布置作文，学生们总是拖拖拉拉，十天半月交不上来。而今天她还没有布置学生写昨晚那场演讲的听后感，一大早就有很多学生交上了“作文”，而且写得特别生动、真实。惊喜之余他追问学生连夜赶写的动力来自何处？学生的回答很简单——不写

睡不着。

在很多时候，教育的使命只是去点燃学生自我创造的激情就足够了，奇迹的创造就在刹那之间。

我除了永无止境的创作之外，还有两大愿望：一是如何将“快乐华语”（附件3美国多维网和《侨报》文章2003 6 15）的思维程序应用于海外孔子学院的教学游戏（说游戏，是因为特定的思维程序，已经把学习的过程转换成快乐的游戏）。二是，整合作家、教师以及出版编辑资源，使创作与教育，作家与教师形成双向互动的科学实验效应，形成互为需求，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从而开创全新的教学实验空间和与“新思维实验教学”相配套的文学读物的出版平台。既使儿童文学作家在与实验教学的接轨中找到全新的创作灵感，又让学校的校长、教师在实验教学中进行众多教学课题的开发与研究中，自然实现向“专家、学者型”转轨。倡导语文（包括美术等）教师和教研员直接介入创作，以更富感性体验的新思维、新方法、新技巧，针对传统模式教育中学生作文（美术）的众多薄弱环节，进行卓有成效的教改实验。同时，激发期刊及出版社编辑找到“新思维实验教学教辅读物”的整体策划思路和出版选题，动态开拓期刊和图书市场。最终实现以“思维习惯养成教育”为立足点的创作、教学、出版、发行一条龙，逐步建立“新思维实验教学”创研基地和健全“新思维实验教学”的创研体系。

中国作家·夏犇生

2008 - 10 - 16 于杭州

附件1：人民网报道

附件2：夏犇生主要作品目录

附件3：美国多维网和《侨报》文章2003 6 15

通联：杭州市余杭区中泰·桃源社区新明半岛梦泉轩10号楼4单元601室  
17

电话：0571 89305236 13588003608

邮箱：xns668@163.com

夏辇生论文·梗概（中、英文）

文学 与 创造

—— 浅谈文学本质与创造性思维

这是中国女作家夏辇生根据自己30多年文学创作和20多年“新思维实验教学”研究所积累的思考、经验与领悟，而提出的一个新命题。作者试图从她数百场各类演讲的一个共同主题开始，揭示她有关“文学与创造”思考之缘起，进而从对文学本质的扣问，对语文核心要义的探寻，对汉字的智性解读，以及对创造性思维的全新破译，真实而自然地阐述了她的“文学创造观”和在语文教学中有关“求新，求异，求变”六字思维模式的创建及“新思维习惯养成教育”的重要意义和社会价值。

Literature and Creation

On the Essence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Creative Thinking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accumulated by more than 30 years career of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more than 20 years studying in new thoughts teaching, Mrs. Xia, a Chinese writer, proposes this new topic "literature and creation". The author tries to reveal the origin of her thinking on literature and creation from her hundreds of speeches which have a common theme.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uthor's outlook on literature creation, the thought mode with novelty, difference and variety in chinese teaching, and the importance and social value of new thoughts education by pursuing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study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tellectually, and deciphering the creative thoughts in a new way.

18

